在场

运河时间

宋灵慧

我大运河，是运载和收藏时间的那一个。

长江与黄河，从青藏高原出发，目标向海，一个把自己写成“几”字，一个把自己画作翅膀。黄河“几”案，让人联想到古人隐几而卧的安闲；长江大翅，如“垂天之云”诠释着张弛巨力。

京杭大运河，自南而北，如一柄古木钟摆。她牵着海河、黄河、长江、淮河、钱塘江，左右摆动，振幅不大不小。倾心侧耳，你就能听到她千百年的嘀嗒回响。

大运河在时间里，时间在大运河中。

运河第一时间是帝王的。

运河是帝王圣指点击率最高的河，这跟泰山一样，虽非最高却为五岳之首，备受尊奉。究其因由，长江黄河是天赐地生，运河则是为王所诞。

运河之祖吴王夫差，征服了楚越大地，成为一方霸主之后，他收拾行囊，决定北上攻打齐国。亮闪闪的铜剑一指，开邗沟，雄霸中原！两千六百多年前，邗沟里掘出的泥土，乌亮亮的，泛着金属质地的王气。

在北方，另一位王者，呼应了吴王，他就是魏王曹操。征刘表，引军北还，“遏淇水以入白沟”。他明白，南粮北运，方可统一大业。他力主开凿的那条河，叫卫运河。

邗沟与卫运河，吴王与魏王，一个南端，一个北头儿，相隔了一千多里、半个多世纪。他们居然有这神谕般的相应。

又四百年后，一个史册里名声挺差的皇帝，对运河的贡献却功不可没，他年号“大业”。“辛亥，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，开通济渠，自西苑引谷、洛水达于河通于淮”“四年春正月乙巳，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，引沁水南达于河，北通涿郡”。通济渠达于淮河，联通邗沟；永济渠携卫运河，直达北京。至此，我京杭运河南北贯通。

或许因为这位皇帝好乐，在通济渠醉心游玩，千骑万乘、舳舻相接二百余里；或许还因为这位皇帝好战，在永济渠醉心开战，曾带着几分酒气，对高丽使者说：“归语尔王，当早来朝见，不然者，吾与启民巡彼土矣。”当真，他集军开战，不止对高丽，还有辽，而且不止一次，百姓反了。这位王者，谥号“炀”，就是隋炀帝。

再一千一百年后，乾隆皇帝五次东巡，四过沧州。

乾隆三十六年的某一天，天上，月亮把水样光华洒进运河；地上，华舟一路，开向京师。此时，船经过沧州码头，他临风而立。这位多才的王者，眼里是沧州的风物，心里在构想着蓝图或者诗思。

在运河上，沧州仅是一个点。大运河，跟帝王们有一份命定的缘。

……

泰山封禅，帝王们把山当作了与天对话的媒，凭借通天。而大运河是帝王们沟通山河的媒，借以连地。广袤神州因之南北互助，相融。

泰山有个大型演出《泰山封禅》，特效灯光里，时空穿越，日月乾坤无言诉说。或许有一天，运河会以鲜活姿态震撼未来时间。

运河最炫时间属于诗文。

当初，魏王曹操开卫运河该是受了诗思蛊惑。“淇水汤汤，渐车帷裳”“淇则有岸，隰则有泮”——淇水，是注满诗情的河。魏王另一个角色是诗人，“日月之行”“星汉灿烂”，他心里有星河的浪漫。

九百年前，杭州，一座大宅子里，施耐庵坐馆教书。运河水悠然北去，宅子竹林环绕。施先生在这避秦的桃源，边教书，边写书，《水浒传》问世。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水浒英雄们，原来于运河孕育。

几乎同时，施先生的学生罗贯中也枕藉着大运河的水，著就了中国另一部巨著《三国演义》。罗先生本是山西人，随做丝绸生意的父亲，先到苏州，后到杭州。跟老师一样，由乱入静，他把心交付运河水，用文字织就了与丝绸同样斑斓的三国。

又两百年，历史镜头里，年过花甲的吴承恩自远而近。他原本要如父亲所望，承皇恩而为官。可官场的路越走越窄，有一天他拂袖而去，去到杭州，去出了个惊天动地的《西游记》。

杭州，运河南端，文字与丝绸纠缠着共荣。

又一百多年，运河北头，冒出了《红楼梦》。曹先生字“沾”，本该“既优既渥，既沾既足”。祖上是江宁望族，偏偏在他十三岁时遭籍没，一夜之间“沾”的福运灰飞烟灭。“满径蓬蒿老不华，举家食粥酒常赊”，先生卖画，买醉，狂歌。西山十年，披阅增删，《风月宝鉴》华丽转身，《红楼梦》诞生。

《红楼梦》们是一枚枚硕果，大运河是一条巨藤，这藤千年不老。你看，又一枚硕果，徐则臣的《北上》，滴着露水，就在你面前！

运河最厚的莫过烟火时间。

索性，在沧州码头下船，走进这二百多公里大运河沧州段，占了大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。

听，一阵铜锣声响，杂技艺人开场。

一大两小父子三人，吞剑，吐火，头磕砖，三仙归洞……父亲说，一早我领着俩孩子出门，大的八岁，小的五岁，天热，小的光着屁股。走到集上，撂个场，给孩子买了个裤头儿，到了码头撂个场，再买个小褂儿……

这场子顺着运河一撂就到了天津卫，北京城，黄河两岸，大江南北，走出了国门。小场子凭大运河，撂出了全球响当当的吴桥杂技大世界。

信步，巷口坐下，人们会告诉你，运河水是沧州的宝。

银发老太太，瘪着嘴巴，给你讲张娘娘的银碗——

兴济老张家傻闺女，满脑袋秃疮，傻呵呵的。那天，村里来了好多大官选娘娘，彩头儿是“骑着龙，抱着凤”。傻闺女正怀里抱着一只公鸡，骑在墙头上，一下子被选中了。头上船，傻闺女到运河边洗脸，一低头，一只银碗掉进河里。傻闺女秃疮没了，一下子变成了天仙女，成了张娘娘啦！

银碗入河是传说，但张娘娘不是。她是明孝宗皇后，寒门入宫，却是历史上唯一独享皇泽的女人。

如果你打听酒食，饮者会给你讲沧酒传奇。

几百年前，运河边上有座酒楼发生了件怪事。连续三天，三个老者临窗豪饮，从早上喝到子夜，不付酒钱。酒家好客，面无愠色。临行，老者把喝剩的酒，倒进了窗外运河。河水立马变了颜色。老者说，用它酿酒，超香，权当酒钱。自此，沧酒名满运河。

如果询问美食，农民会给你讲纪晓岚跟枣。

乾隆过沧州，尝到了甘美无比的金丝小枣，就带回了朝廷。上朝时，分给大臣品尝，约定收回枣核儿，他要按枣核儿收银子。纪晓岚说，我家乡的枣是运河水浇的，实在太喜欢了，我忘了吐核儿啦！

笑话非真，可沧州红枣名不虚传。史上有苏州胥门外大运河上的枣市桥；杭州运河博物馆壁画，市场繁华，沧州红枣招牌赫然。

无论走到哪里，运河烟火气总是扑面迎着你，一层层裹了你。

从历史走到今天，在沧州运河岸边，你会遇到清风楼，还有跟着大运河钟摆振幅，探寻运河时间的一群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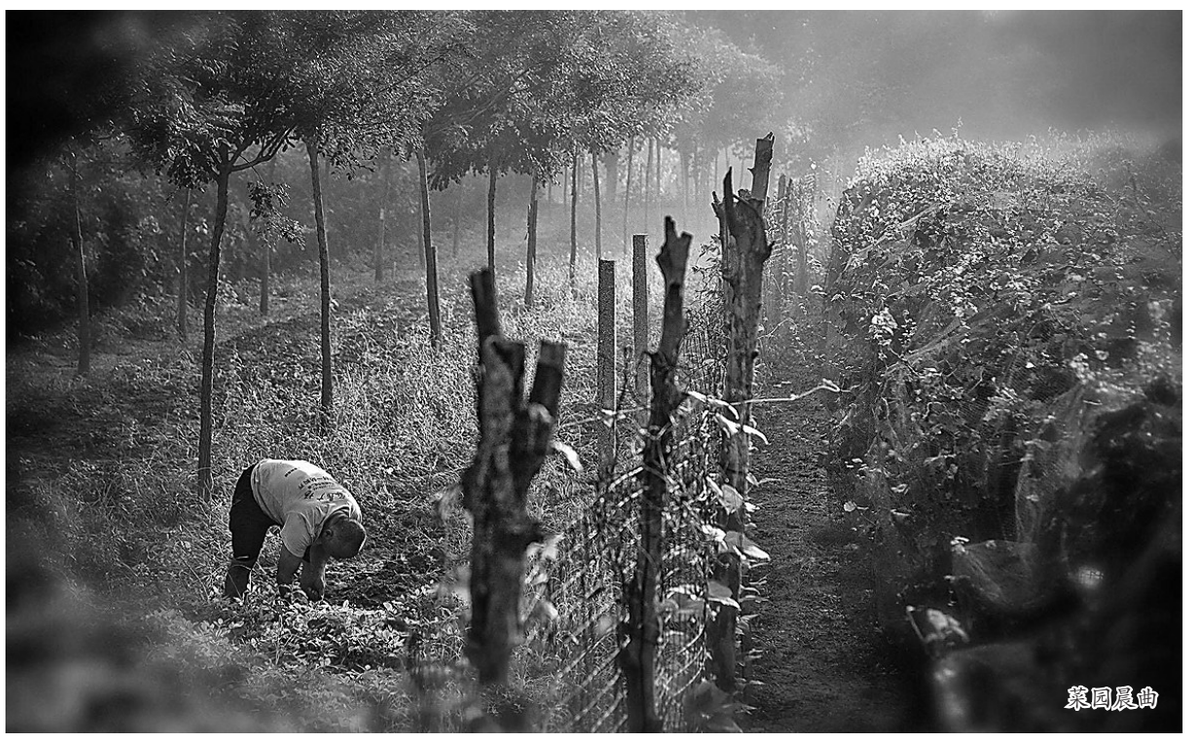
清风楼雕花镂云，影在粼粼波波里。河上，不再有小火轮驶过。沧州人视为宝贝的河水，已瘪瘪的。尽管运河水曾经决堤，淹了农田房屋，但运河人，滤掉不悦，只记住了她的好。

不再丰盈的运河，不会成为历史符号。人们正跟着她脚步，走入她未来时间。

关于“时间”，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·罗韦利说，海面要比山顶时间流逝缓慢。

运河是一条悬河，河床高于一般河流。运河时间不最急，也不最缓。它凭一柄古木钟摆，点数脚步，钟摆声声，恰如急雨过后，嘀嗒——嘀嗒——或许这正孕育下一场雨。即将到来的雨，是独属大运河的大律动。

期待我大运河新雨时间。


菜园晨曲

林中牧羊

蒹葭苍苍

本版摄影 田倩

风情

捷地旧影

白世国

2020年晚秋，南运河御碑苑景区、捷地减河特色风貌区等项目建设竣工，建成了集滨水休闲、运动娱乐、红色宣传、观光购物、风味餐饮于一体的生态游览区。当地的老人欣逢盛景，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。他们少年时亲历、亲见，父辈们常向他们讲述的捷地是怎样的样貌呢？沉淀在时光深处的捷地旧影如一卷风俗画徐徐展开。

捷地镇，南枕减河，西邻运河。减河有石桥通南北，运河有义渡连西东，地脉通达。彼时捷地有四五百户人家，回汉两教，和谐相处。清真西寺、东寺，龙王庙、关帝庙、三官庙、石姥母庙、花奶奶庙，景致沧桑，见证捷地数百年的风雨变迁。

黎明时分，清真寺传来阿訇悠长的唤礼声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聚居于下街的回民善经商，贩卖牛羊、粮食、杂货，也跑船、做勤行。同样早起的还有余师傅及其弟子，在运河边拳来脚往，刀剑生风。余师傅，名贵芝，生于光绪初年，燕青门传人，拳械皆精。余师傅常告诫弟子，捷地是水陆码头，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鱼龙混杂，且不可惹是生非，但也不能让人轻视了捷地，扶危济困、惩奸除恶的侠义精神不能丢。

五黄六月，运河水盛，漫过石坝（1933年改为泄洪闸）沿减河汇入下游广阔无际的苇荡，再东流入海。苇荡的淡水鱼源源不断溯流而上，滞于引河口石坝，两尺多长的鱼挤挤挨挨。捷地人更加忙碌，摇橹驾舟，张网捕鱼，甚至燃起火把忙个通宵达旦。河岸边，更是挤满了打鱼人。清早，四乡鱼贩推车担担涌至，一番讨价还价，满载鱼虾如晨星散去。捷地人靠河吃河，足不出村就能衣食无忧。在兵匪横行的民国乱世，这是其他地方百姓奢望的事情。

捷地镇有些人家养船，为客商转运货物。上游的泊镇、德州、临清，下游的青县、独流、津门三岔口都是重要的落脚点。他们以船为家，诚信守诺，重义轻利，敢于争先。栉风沐雨虽然辛苦，日子倒也顺风顺水。

海堡的食盐在捷地减河码头上岸。脚夫将沉甸甸的盐包转送到数百步远的运河码头，踏着悬空的跳板颤颤悠悠地扛到船上。运河里风帆往来不绝，苍凉、高亢的纤夫号子此起彼伏。岸边的商号大院里，粮食、食盐、木材等集散货物堆积如山，肩搭褡裢的客商络绎不绝。大街上，一家家客店高挑的招牌随风飘扬。斗行、布店、盐店、茶馆、首饰店、煤店、糕点铺、铁匠铺等商家连绵远去。羊杂汤、包子、馃子、馄饨、煎饼之类吃食小摊，热气氤氲，弥漫着浓郁的市井气息。码头之北是吴家园子，河滩肥沃。人们凿井汲水，种植蔬菜。划船去城里出售，新鲜的蔬菜带着水珠，颇受欢迎。

运河码头旁，是捷地古渡。古渡，义字当先。摆渡人吃住都在渡口，哪怕是夜半更深，风高浪涌，只要听到呼喊，立马爬起来，燃起火把，把渡船撑过去。无论相识与否，不收一文半钱。摆渡人有家有口，也要穿衣吃饭。秋后，去附近村庄“敛秋”，乡亲们都不宽裕，给碗玉米或者高粱。给什么，给多少，随心。一代代的摆渡人，传递着古渡善行。

捷地人也有烦心事。遭逢干旱年景，大家心焦火燎。怎么办？求雨。汉民沐浴更衣来到西山关帝庙，请出泥塑关公像，用轿子抬着游街行雨。道人诵经念咒，在前引领。男女老少心怀虔诚，头戴柳条帽圈，浩浩荡荡跟随。人群中，十多个男孩手持瓷瓶、柳条，边走边蘸水甩洒，口中念念有词：敬关爷，拜玉皇，顺风雨，下两场……

农历九月十五，石姥母庙会，商贸繁华。戏班子还没进村，人们已经接亲戚来听戏了。四里八乡的人们拖儿带女，赶来凑个热闹。因了庙会的滋润，百姓苦寒的生活多了一丝亮色。

冬季来临，河里结了一层薄冰，船运停航。岸边古柳风尘染，势若游龙的运河一派萧瑟。余师傅暂停授徒，换了道家装束，要出行了。他眉清目朗，五绺银须飘洒，披八卦道袍，脚蹬麻鞋，身背宝剑，云游四方，以武会友。余师傅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或许是年前，或许是春暖河开时。

回望捷地旧日图景，是为了传承运河文化，凝聚运河精神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，“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，是流动的文化，要统筹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”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，我们要发扬吃苦耐劳、诚信守诺、重义轻利、敢于争先的运河精神，一个城乡秀美、社会和谐、文化繁荣、产业发达、民生殷实的新沧州，翘首可盼。

人物

一河之长

刘耐岗

夜，如墨。却不能把运河完全抹黑。

圆月如千万把弯刀，划出一片光亮的世界。

两个中年人从树林里钻出来，立刻被月光刺中。

“不会有蛇吧？”

“运河的蛇都是菜蛇，别怕！”

“可我还是怕！”

“你怕什么？”

“赵保生来啦！”

两个人一把扔了鱼笼，顺着河坡直蹿了出去。

“啊啊……”几只乌鸦愤怒地叫起来。

两个人没影了。

运河人家并不一直平静如水。吴二狗家的婆娘上坟回来，就口吐白沫，胡言乱语，邻居们都说她是“撞克”了。

一家人乱作一团。

“哎呀，赶紧请河堤上你赵大爷去啊！”

“谁？”“赵保生！”

半个钟头不到，赵保生来了。一身黑打扮儿，对襟盘扣的小褂，扎腿的灯笼裤，雪白的袜子，一双阔口的黑布鞋。

他的眉毛有特点，乌黑浓密，像两柄开了刃的剑。眉头一皱，剑锋就顶在了一起。下面是一双豹子眼，一瞪就让人胆寒。薄薄的嘴唇，话却不多。

他抄起两把菜刀，一手一把，在院里环走一圈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左劈一刀，右砍一刀。最后让主家烧上两刀黄裱纸，把“鬼”送走。

“撞克”的人消停下来，沉沉睡去。大家把赵保生送出门，千恩万谢。

赵保生挥挥手，迈着大步走去。

人们窃窃私语：“真是一个恶煞！”

运河老桥东边，靠河丛生的小树林，足足十里长。有大片的红荆、杨柳、榆树、刺槐，还有核桃树、桑葚树、杜梨树，它们只认一个主人，赵保生。

桥头，一个檩条树枝搭配起来的屋子，就是赵保生的“窝”。没有院子，整片小树林、整条大堤，都是他的院子。

那年假期，学校让勤工俭学，学生们都跑去河边割茅草、够爬爬皮（蝉蜕）、折柳条。

大家乍着胆儿，蹑手蹑脚，生怕被赵保生发现。他神出鬼没，谁也跑不出他的手心儿。一个阴雨天，一伙儿折柳条的都被他“包了饺子”，放出一个去喊家长，其他统统关禁闭。

那天，这几个孩子统统做了噩梦。

有的“皮”孩子，爱搞破坏，爬树掏鸟窝，摘果子，挖坑点火烧土豆，只要被赵保生教训一次，就全都消停了，再也不犯错。再小的孩子，闹着出去玩，家长们就会搬出赵保生来，说“赵保生来了！出去就让赵保生把你抓走！”小孩子就再不敢言声，乖乖地躲到屋里去。长大后，心里还有“赵保生”阴影，听到这个名字心里还是会哆嗦一下半下的。

清晨，一缕阳光甩到运河。河水腾起一片白雾，表示热烈地欢迎。

赵保生欢迎着阳光的普照，也同样被河水欢迎着。

他划着一条小船，小船这头是从河里捞起的塑料袋、水藻、树枝子。他立在小船的那头，手里擎着一根长杆，杆头是他自己弯的五尺挠。竖杆而立的身影，好像顶天立地的孙大圣。那双火眼金睛，盯紧了水面，分毫都不放过。

有小孩子从河边玩，他也毫不客气地给赶走。嘴里不依不饶，嚷着：“想掉下去做鬼啊！”干涸的季节，有扛着铁锹来“挖宝”的，他更不客气，喊来文保所的人一起来抓，所得全没收，挖坑全填平，功夫让你全白费。

有一年，几个小孩跑河里游泳，其中一个腿抽筋了，扑腾半天，眼看就沉下去，大家看到不远处的赵保生，忘了这是个“怕角儿”，一起大声喊：“爷爷，爷爷，快来救命！”

孩子得救了，赵保生也灌了一肚子河水。不过，这一天的巡河，他很高兴。他觉得，即便是自己死了，也值了。

我20岁的时候，回到家乡，专门去了一趟运河，见到了赵保生。他的屋子还守着桥头，只不过木屋换成了红砖屋，黑檩条的桥也换成了水泥桥。河水还是那么急，好像年轻人，但赵保生已经老了，佝偻着背，腿脚也不利落了，眼睛也失了光彩，只有那双眉毛，还是威武的老样子。

每天早晨还有黄昏，他还是会走上桥去，远远地，望望这条奔流向北的河。

这是他的河。我想他会一直守着它，直到老去。

汉诗

白露

张 义

你躲在季节的最深处
躲在水的最深处
你用浩浩荡荡的芦苇丛
你用大片大片的荷叶香
遮挡你的相思

那是多么艰苦的岁月啊
你用爱，用信念，用自己的
血肉之躯，甚至用自己的生命
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
钢铁长城，只是为了呵护
这一泓秋水

那一丛一丛雪白的芦花是你吗
那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是你吗
那高傲的黑天鹅是你吗
那深沉的金龙鱼是你吗
你无处不在，如影随形

是夜，月华如水
你把自己凝结成晶莹的露滴
静静地躺在故乡的怀里
不悲不喜，不生不灭
微风起处，蒹葭苍苍啊
我仿佛看到了你
微笑的脸庞

朗诵：冯秀荷

扫一扫倾听运河之美